

暗礁

董怀修著



新華出版社

暗礁

董怀修 著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暗礁

董怀修著

责任编辑:金健

特约编辑:周苏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封面、插图设计:邵炳坤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浙江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 8.94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11—1857—4/k · 194

定价 6.3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请直接到印刷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剿匪和反特故事的长篇小说。

一九五〇年秋，朝鲜战争爆发后，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便急急忙忙派遣特务来我浙东沿海城市——椒海市，与潜伏在该城市的国民党特务和土匪串通一气，发展组织，扩充队伍，作好所谓反攻大陆的准备。

10.26 夜晚，椒海市人民银行遭匪徒抢劫。我公安机关接到报告赶到现场后，发现门警被匪徒刺伤；传达室的同志被刺死；金库的黄金、银元和部分纸钞被抢。正当他们勘察现场时，门警再次被刺身亡，现场只留下了杀人凶器——一把短剑和插在金库门上的钥匙。

针对这一严重事件，局长王亮向市委汇报后，立即召开会议，组建“10.26”案件侦破小组，由管平担任组长，并立即投入破案。

.....

作品通过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热情讴歌了公安人员、解放军和广大民兵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与暗藏的敌特分子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无私奉献精神。同时，作品还描写了管平等在爱情方面的情感纠葛。

作品着重刻划了管平坚定沉着、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此外，也塑造了局长王亮，治安科员韩锋，秘书沈文筠，解放军侦察员龚昌平，老贫农龚来福等人顽强不屈、临危不惧的高度革命品德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作品中有许多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催人泪下。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不速之客	(10)
第 二 章 抢劫银行	(23)
第 三 章 谁是凶手	(38)
第 四 章 顺藤摸瓜	(53)
第 五 章 故伎重演	(68)
第 六 章 顾此失彼	(87)
第 七 章 迷雾重重	(104)
第 八 章 巧取指纹	(119)
第 九 章 冤家路窄	(134)
第 十 章 暗渡陈仓	(151)
第十一章 喋血幽谷	(167)
第十二章 舌战匪首	(182)
第十三章 夜闯匪巢	(202)
第十四章 昭然若揭	(216)
第十五章 请君入瓮	(233)
第十六章 巾幗丹心	(247)
第十七章 一网打尽	(260)
后 记	(278)

1950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在波滔汹涌的东海海面上，有一艘无灯无火的小型橡皮船，时起时伏地朝着椒海市的方向划来。

楔

这艘小橡皮船上，只有一名男子。他叫丁啸尘，是台湾国民党伪国防部军情局驻大鳌岛特工站派遣的特务。

子

他神色紧张地东张西望，生怕被人发现。他心里不住地为自己壮胆：共军还没有象样的军舰，自己一定会平安到达目的地。

海面上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只有海浪发出“哗哗”的响声。

小船终于靠上了岸。丁啸尘跳下船，把橡皮船拖上岸来，拿出皮箱和两只帆布袋，把橡皮船的气放掉，叠好装进一只帆布袋里，拴上一块大石头，丢到海里去，然后，将皮箱装进另一只帆布袋里，刚背在肩上，突然感到头昏恶心，他赶快从衣袋里掏出一只药瓶，倒出两片填进嘴里，伸伸脖子咽了下去，然后坐在岩石上稍事小憩。他往椒海市望了望，只见椒海市笼罩在夜幕之中，什么也看不见。“呼”地一阵尖利的寒风吹过，连连打了几个冷战，主子召见他的情景不由显现在他的眼前……

丁啸尘在大鳌岛地下室的甬道上，昂首阔步地往前走去。甬道上有两个穿美式军装的卫兵见了，慌忙行持枪礼。他旁若无人地走了过去。他走到一间地下室门口，按了几下墙上的数码和电钮，一扇铁门立即“噜——”的一声开了。

室内灯光昏暗，台湾国民党伪国防部驻大鳌岛特工站站长范大成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旁独斟独饮。他四十来岁，身材矮小，一脸纹路，两腮胡茬，两只鹰眼里射出两道阴森森的冷光。丁啸尘

轻轻走过去，极其恭敬地行了个鞠躬礼，然后低声说：“站座，您叫我？”

范大成呷了一口白兰地酒，掏出雪白的手绢轻轻地揩了下嘴巴，矜持地说：“啊，坐吧。”

丁啸尘拘谨地坐在他对面的一张靠背椅上，双手扶着藤椅椅把，毕恭毕敬地聆听他的训谕。

范大成斟了一杯酒放在丁啸尘的面前，丁啸尘欠了欠身感激地说：“谢谢站座！”范大成又呷了一口酒，以命令的口吻说：“啸尘老弟，你是福星高照啊！国防部军情局要派一名得力的特工人员去大陆，我看非你莫属！哈哈哈”

丁啸尘听了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暗想：国民党从大陆逃到台湾以来，多次往大陆派遣特务，都是泥牛入海，自己此去，必然也在劫难逃。于是，他的两片略微翻出的厚嘴唇抖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范大成看出丁啸尘的心事，站起身来，倒背着手，在室内一面踱步，一面鼓励他说：“啸尘老弟，此次去大陆，我们作了慎重考虑……”他回到座位上坐下来又说：“啸尘老弟，你去大陆，可谓得天独厚。一、你在美国受过特种训练，掌握特工的各种技术；二、你曾在那个地区活动过，人地两熟，活动方便；三、那里有你昔日的情人，她会尽心尽力地协助你的。再加上你去大陆的行动计划是美国情报专家制订的，只要你按计划行事，一定是万无一失的。”他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巨幅军用地图前，拉开帷幕，说：“啸尘老弟，你来看！”

丁啸尘起身来到地图面前，直挺挺地站着。

范大成拿起指示棒，在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划了个椭圆形的大圈子，说道：“这一带是你去的活动范围。”然后，他把指示棒指向圈内的紧靠沿海的一个城市的标志说：“这里是椒海市，是你活动的中心，也是你此次去的落脚点。”他转过头去瞥了他一眼，问道：“啸尘老弟，你知道这个城市的重要吗？”

丁啸尘不置可否地一笑。

范大成用指示棒点点椒海市的标志说：“这个城市是浙江沿海的东大门，是共军海防的战略要地，也是国军反攻大陆的登陆点。”

丁啸尘点头，忐忑不安地问道：“站座，鄙职叨问一句，我此次去大陆的任务是什么？”

范大成放下指示棒，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坐下来。

丁啸尘也跟着过来坐下。

范大成呷了一口酒，拿起筷子挟了一只大虾米填进口里，细嚼烂咽之后，振振有词的说：“委座训谕，光复大陆是党国的第一奋斗目标……韩国战争已经开始，美国和他的盟国军队已经在仁川登陆，并越过三·八线向北韩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范大成拿起酒瓶斟满一杯酒，端起杯一仰脖子一饮而尽，又用白手绢揩去粘在嘴唇上的酒珠，脸上泛着红光，继续冷傲地说：“共产党同日本打了八年，又同国军打了三年多，战争创伤尚未医治，又要同美国交手，真所谓蛾儿扑灯，自取灭亡！哈哈……”他蓦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激动地说：“只要美国和他的盟国军队推进到鸭绿江边，我军就开始反攻大陆！”

丁啸尘的情绪受到感染，霍地站起来，两腿拼拢，腰杆一挺说：“委座的英明决断，鄙职坚决拥护！”

范大成坐下来，挥了挥手让丁啸尘也坐下，接着又说：“啸尘老弟，你去的那个地方有我们的应变组织和地下军，不过，一年来受到共军很大的摧残。我们潜伏在大陆上的反共地下军所剩无几，处境异常艰难。你去大陆的任务是整顿组织，扩充军队，为即将反攻大陆作准备。”

“是。”丁啸尘回答。

范大成呷了一口酒，又说：“我们撤出浙江前夕，有计划地潜伏了一批特工人员。当时布置所有的潜伏人员自找关系，利用各种职业掩护，以便浙江失守后再伺机活动。这批潜伏的特工人员有一份

名单保存在浙东社运组组长黄孝义那里。他的代号是黑瞎子。你去了以后，逐个进行鉴别，投共的，送他升天，那些忠于党国的，视需要逐步启用。此外，还要大量发展新的特工人员，特别要发展共产党内部的人员，凡是对共产党不满的共产党员，我们都应向他们招手。”

“明白。”

范大成点上一支雪茄烟，吸了几口又说：“关于扩充军队方面，你去之后，限你一个月将王化南团，按照国军平时编制数量扩充起来。”他顿了顿接着说：“王化南原是浙东师管区中校副司令，兼保安团团长，……”

丁啸尘沉吟了一会说：“站座，黄孝义是我的上司，他们位高资深，鄙职怎号令得动……”

范大成一挥手打断了丁啸尘的话，站起身来，打开壁橱拿出一张委任状，宣布说：“委座委任你为浙江反共救国军浙东纵队少将司令。”然后将委任状交给丁啸尘。

丁啸尘霍地站起来，两腿一拼，受宠若惊地说：“谢谢委座和站长的栽培！”范大成坐下来命令说：“限你3个月内将你的纵队扩充起来。委座亲口和我说过，依据你发展的势力大小，来确定你官职的高低，将来你把浙南、浙北和浙西三个纵队都扩展起来，由你担任中将总司令、兼浙江省主席。”

丁啸尘听了，精神大振，异常激动地说：“鄙职誓死效忠党国！”

范大成摆摆手让他坐下，然后说：“国防部决定发给你一笔酬金，但不能带到大陆上去，发给你夫人岱丽小姐保存，请你放心，你走后我送她到台湾，光复大陆后，我再给你送去。”

丁啸尘眨了眨眼，咽了一口唾沫。

“站座，我到大陆与谁接头？”

“你去与黑瞎子接头。”范大成接着说：“他在水路182号开了一爿修配钥匙的小店，是我们的第一接头地点。假设这里出了问

题，你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发电厂找一个名叫石琳的老太太，她会帮助你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银制元宝形的锁交给丁啸尘：“你就用这个与第一接头点联系。”然后，他又从左手的第四个指头上取下一枚绿宝石戒指交给他，嘱咐说：“你用这只戒指与石琳老太太接头。不过，倘是第一接头点安全无恙，那就不要去麻烦她……”

丁啸尘收藏好两件接头物件后，说：“站座，我到那里怎样进行活动？请站长训示。”

范大成一口喝干了半杯酒，拣了一块没有筋头的牛肉干填进嘴里，一面咀嚼，一面站起来去开了壁橱，拿出一份装订精致的材料交给丁啸尘，然后坐下来，说：“这是美国情报专家詹姆士先生专门为你制订的行动计划，他把你去活动的所有细节都写进去了，委座看过之后，非常满意。你按照计划行动就是了。”

丁啸尘双手捧着行动计划，刚要打开看，范大成手一扬说：“啸尘老弟，你先不忙看，我还有话要说。”

丁啸尘赶快把行动计划叠起来揣进怀里，正襟危坐。

范大成向前探了探身子，盯着丁啸尘的脸孔，满脸杀气地说：“你去接头之后，立即召见白云凤——噢，我忘了告诉你，白云凤原来是国防部保密局派到浙江站的情报专员，他与椒海市天主教堂的神父约翰先生是同学，国军撤退时，为了取得美国情报局的支持，将他潜伏在那里，至于王化南和黄孝义，向他们传达委座口谕，不执行者，或执行不力者杀！”

丁啸尘慌忙站起来，一挺胸说：“是！”

“啸尘，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站座，我听说椒海市有共军重兵驻扎，不知是否确实？”

“确实如此，共军主力有一个军驻扎在浙东一带，有一个团住在椒海市，这个军的一个师部也住在椒海市。”

丁啸尘听了这句话，放在双膝上的两只手不禁微微颤抖。幸而

室内灯光昏暗，这惊慌的神色没有被范大成觉察出来。

“不过，最近得到可靠情报，”范大成接着说：“该军即将赴韩作战，共军在该地的兵力已经空虚，这正是你到那里大显身手的绝好时机。”

丁啸尘的精神霎时振奋起来，问：“站座，此次就我一个人去吗？”

范大成点点头说：“是的，就你一个人去。根据以往派遣特工人员的教训，人去多了容易暴露目标。你先去，需要时，我会马上派人去的。”

“站座，军饷如何处治？在共党统治的地区，没有军饷，恐怕招募不到新兵，就是招到了，也难以养活……”

“噢，对对！”范大成一扬手，打断了他的话说：“关于你去大陆的活动经费，军需处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去领取就是了；关于军饷的来源都写到行动计划里去——要你就地取财。我军撤退时，除了黄金运往台湾外，所有的财产都留在大陆了，凡是你所管辖的地区内，尽归你去取用。”

丁啸尘听了张口结舌，半天才喃喃地说：“站座，那些财产早已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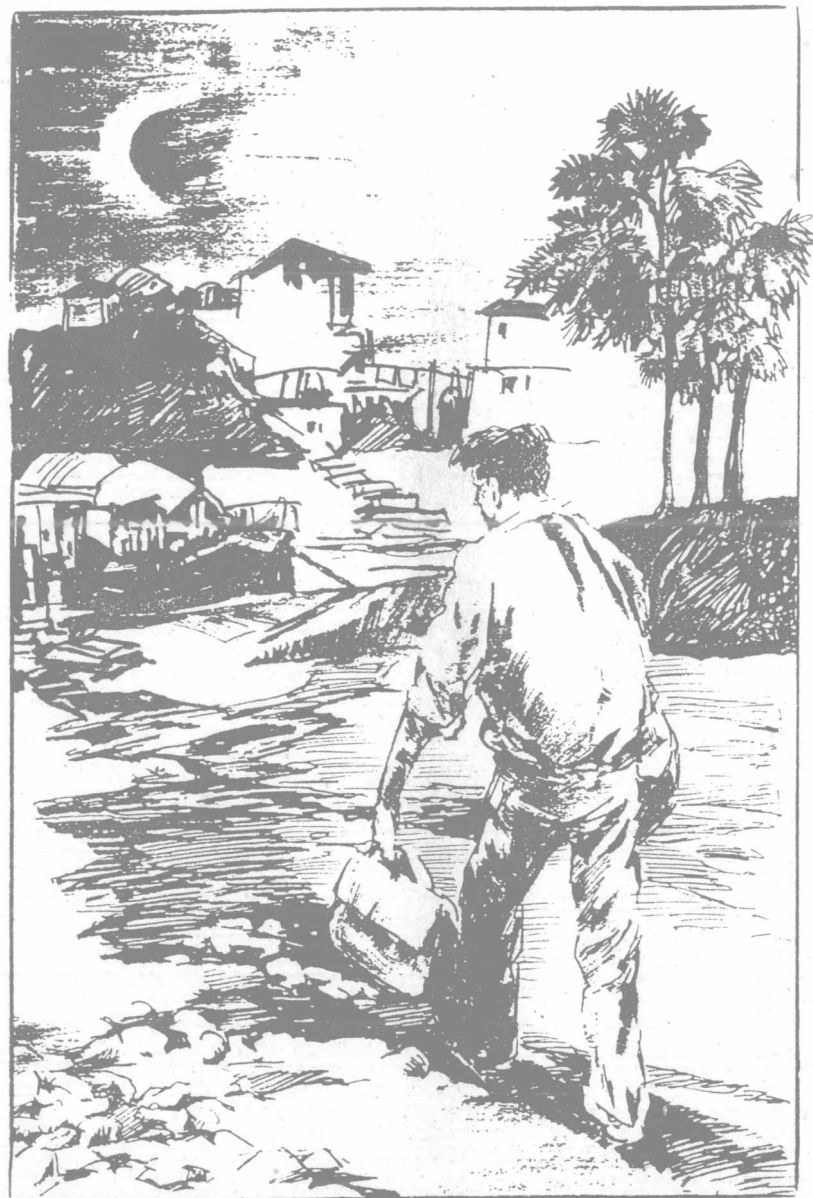
范大成的脸孔霎时变得阴鸷起来，他不耐烦地说：“知道！知道！你去了之后，从共党的手里夺回来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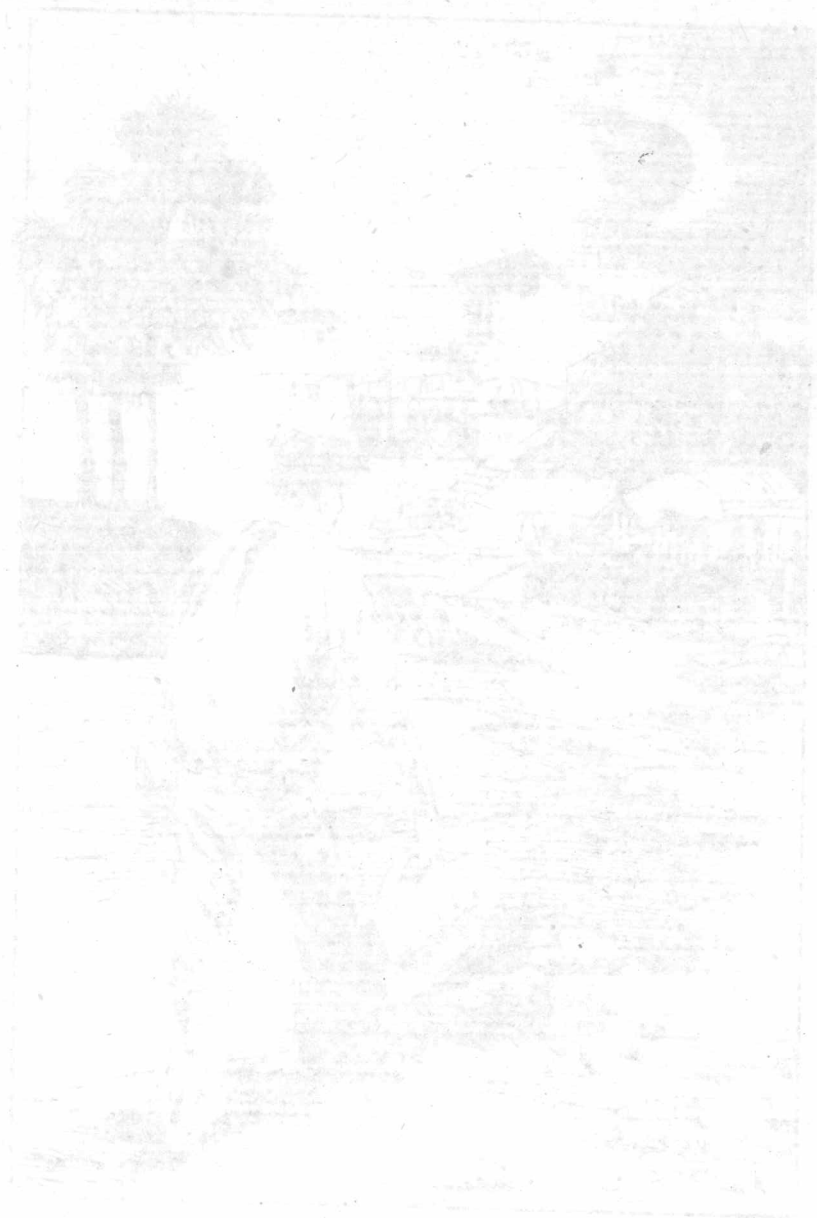
丁啸尘见他那冷如铁块的面孔，那带着自信、傲慢和威严难犯的神气，慌忙低下头，不敢正视。

范大成又变得平和地说：“啸尘老弟，凭着你的才干和詹姆士先生为你制订的天衣无缝的计划，我相信你此去一定会马到成功！”他端起杯说：“啸尘老弟，为你马到成功干杯！”

丁啸尘慌忙站起来，端起杯与范大成碰了下，一饮而尽。

丁啸尘走出范大成的房间，感到浑身燥热，他解开上衣扣子，敞着怀走出地下室，来到地面上。





阴霾沉沉的大鳌岛，黑得无光，山山岗岗都沉浸在黑暗之中，枯草孤木，在海风中瑟瑟发抖。

他沿着靠海边的用石块铺成的小路，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房间，有个艳丽的女人，袒露凝脂般的胸脯，披散着头发，坐在床上用扑克牌算命，见他来了，一面玩着扑克，一面娇滴滴地问：“嘯尘，范站长叫你去做啥？”

丁嘯尘坐在床沿上，点了一支烟，闷闷不乐地抽了一会，惆怅地说：“站座派我去大陆。”

岱丽听了，象被蝎子蜇着似的，惊问说：“啊！姓范的派你去大陆？你去送死呀？嘯尘，你答应了没有？”

“答应了。”

“你疯啦！派去大陆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我不让你去，我去找他，叫他改派别人去。”说着就要下床。

丁嘯尘慌忙阻拦她说：“岱丽，你不能去，站座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们还是商量我走后你怎么办吧。”

岱丽低下头，凄楚地说：“有什么好商量的，大陆上有你的情人，你去了之后，就把我忘到脑后了，让我守活寡。”说罢，两行热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丁嘯尘安慰她说：“丽，别瞎说，她不是被共产党镇压，就是关进劳改营里，那能见到她。站座说，光复大陆后，他会将你送去。”说罢，他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

第

一章

不速之客

清早，一片朦胧的晨雾笼罩着椒海市的天空。街道上熙来攘往，人声喧闹。

椒海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管平和副科长方宗正带领全科十几个公安干警，排成两路纵队，跑步走进大操场，绕着四百米跑道跑了几圈之后，分成若干小组，分别进行射击、格斗、擒拿等公安项目的训练。

正在他们训练起劲的时候，市公安局秘书科秘书沈文筠，驾着一辆军用摩托车疾速进了大操场，开到管平面前停下来，下了车，向管平报告说：“报告！管科长，王局长请你立刻回局里去，他在局长室等候你。”

管平凭着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急问：“什么事？”沈文筠摇摇头说：“不知道。”管平向他旁边的方副科长说：“老方，你们继续练习，我去去就来。”

管平今年二十四岁，身材魁梧，肤黑体壮，鼻正口方；他身穿军装，腰扎皮带，皮带的左侧插了一支密封式的皮手枪套，显得威武干练，他走路步伐稳健，腰板笔直，虎步生风，气势威严；他那两道剑眉下的一双眼睛，就象射出两把寒光闪闪的利剑，能把人的心肺射穿。他来到公安局，因为局里的人都未上班，所有的办公室都寂静无声，只有局长室窗门大开，灯光熠熠。局长王亮在灯下伏案疾书。

王亮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面色红润，双目炯炯，神态深沉。他见管平来了，忙放下笔，招手向他办公桌对面的长条靠背椅上一

挥手：“坐吧。”然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份卷宗递给管平，说：“省公安厅刚刚派人送来一份情报，你快看看。”

管平接过卷宗，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最近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住大鳌岛特工站，派遣了一个名叫丁啸尘的特务，来我省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你市系我省海防要塞，很可能潜伏在你们那里，望你们保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

他看完之后，王亮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半身照片给他，说：“就是这个人。”

他审视了好久，然后问：“局长，这家伙来的任务是什么？”

王亮说：“他来的任务还不清楚，不过，我想和当前的国际局势有关。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以后，蒋匪帮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梦想反攻大陆的机会已经到来，于是他们就急忙派遣特务，纠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妄图为他们所谓反攻大陆作准备。”

管平点点头。

王亮点了一支烟，问道：“老管，你有什么想法？”说罢，他把一包飞马牌香烟丢给了管平。

管平接过烟，抽出一支拿在手里一面玩弄着，一面沉思了一会儿说：“根据省厅的分析，我们椒海市是浙江的东大门，是国防前哨的重要军事要港，他来东南沿海一带的目的，假定是妄图为反攻大陆作准备，那么我的意见是把全市所有的旅馆、饭店和特务分子一切能够藏身的地方都控制起来；其次要加强户口管理，特别是有海外关系的居民，严加监视其来往客人，发现可疑的人，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他点上手上的烟，吸了几口又说：“我建议，吃过早饭，立即召开各派出所长以上的领导骨干会议，通报敌情，布置防范任务。”

王亮听了，果断地说：“好，就这么办！”

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烟雾腾腾。参加会议的公安局各科科长和各个派出所所长，围坐在一张特大的长方桌旁边，公安局长王亮坐在会议桌一端主持会议，管平坐在另一端向到会的同志侃侃而谈；秘书沈文筠坐在王亮的斜对面伏案疾速记录。会场显得严肃而紧张。

传达室的一位公务员老于同志匆匆走进会议室，向王亮报告说：“王局长，有两个渔民送来一只橡皮艇！”

王亮先是一愣，然后诙谐地说：“说曹操，曹操就到。老管，暂时休会，我们看看去！”他们来到传达室，见有一老一少两个渔民，少年的手里提着一只帆布袋。

王亮热情地与他们握手，然后他对老渔民说：“老大爷，你们辛苦了！”

老渔民那古铜色的脸上满布皱纹，他咧着缺牙的嘴笑着说：“大军辛苦了！”然后他叫少年把帆布袋打开，拿出一只橡皮船，双手捧给王亮说：“大军同志，这东西八成是海匪用的？”

王亮接过来，摊在地上看了一下，转脸向老渔民：“老大爷，这只橡皮艇在哪里发现的？”

老渔民回答说：“在外沙的海里，是海生发现的。”这少年渔民才十五、六岁，一脸稚气；

王亮听了，感激地说：“谢谢小兄弟和老大爷。”他掏出五元钱给老渔民，关切地说：“老大爷，这点钱你拿去买包香烟。”

老渔民感激地说：“这……”

少年渔民慌忙阻止说：“爷爷，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不能要大军的钱！”王亮诚恳地说：“小兄弟，别见外，咱们军民是一家人嘛！”

老渔民接过钱说：“谢谢大军！”

他们回到会议室继续开会。最后王亮说：“我同意管平科长的分析，渔民老大爷送来的橡皮艇是特务分子登陆用的。由此看来，